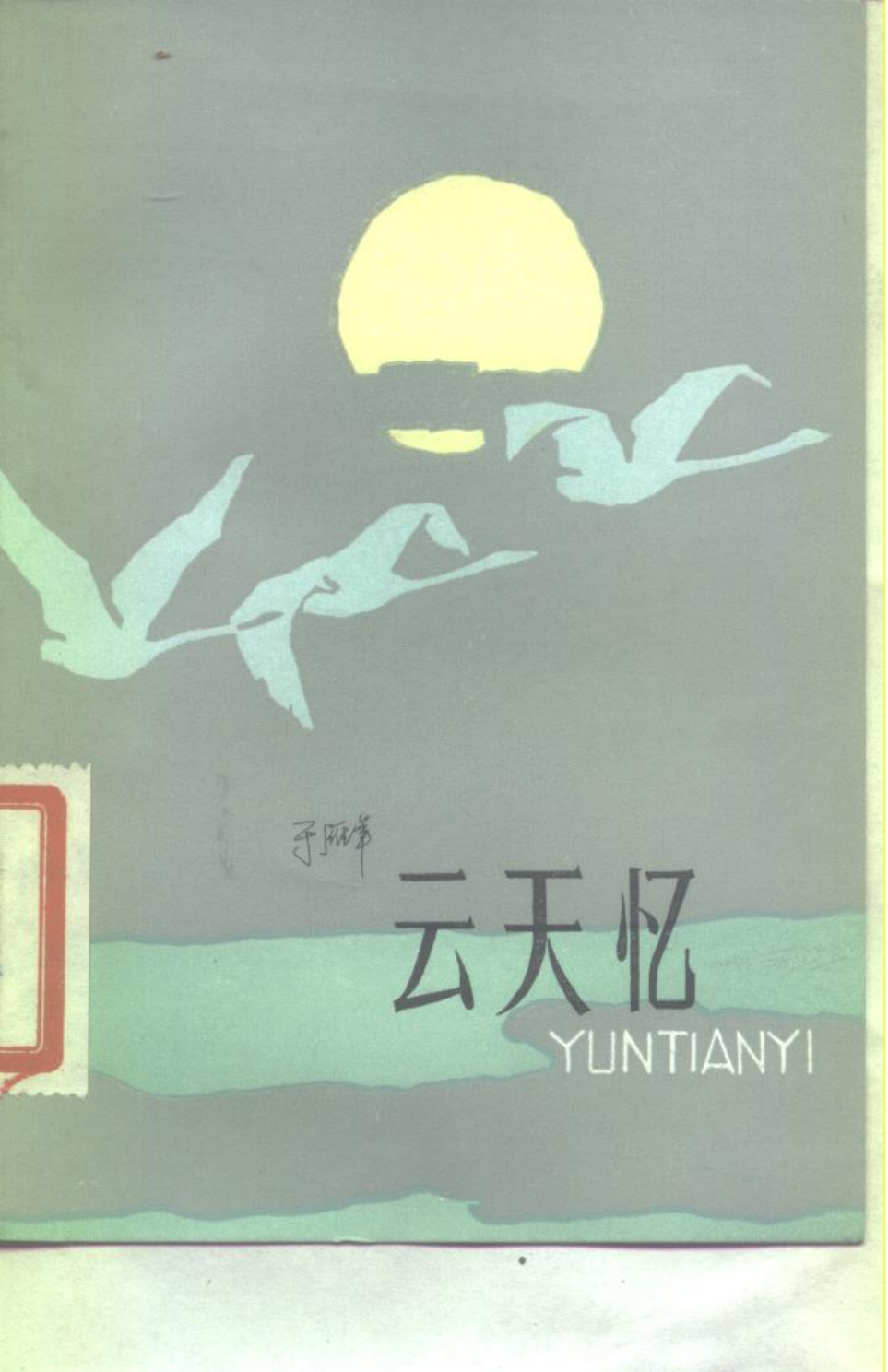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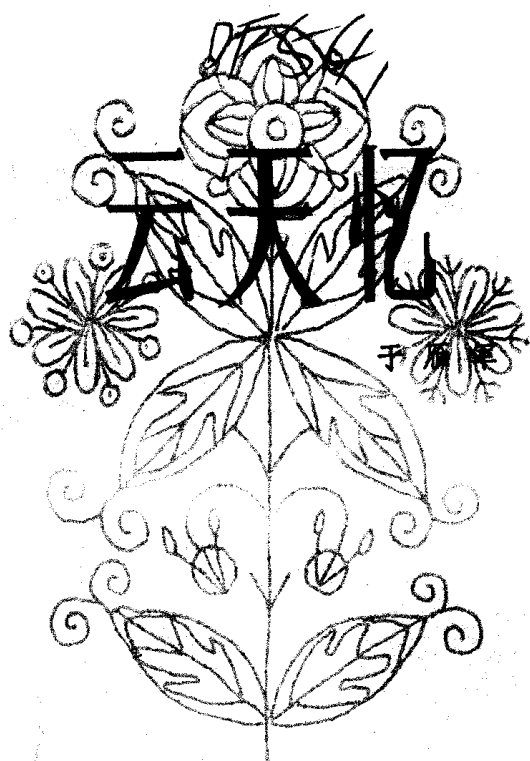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子昂

云天忆

YUNTIANYI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云天忆

于雁军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690×960毫米 1/32 印张 5 1/2 插页2 字数79,000

1982年1月第1版

198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9,000

书号: 10151·584

定价: 0.39元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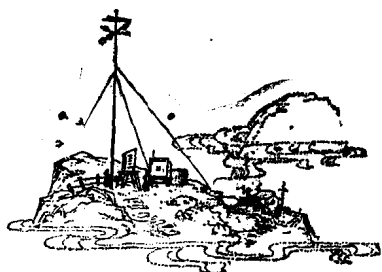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集子里的散文，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、对智慧勤劳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。其中大部分篇章是以祖国西南、东北为背景；描绘了傣尼山、帕沙寨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光习俗；颂扬了各族人民为改变祖国面貌而贡献一切的高尚情操；记叙了小兴安岭森林、乌拉嘎金矿、峨嵋山巅气象哨的人与景色。还有一些文章则写的是作者对故乡、对往事、对老战友的深情忆念。

DF-54 / 108

目 录

云天忆	1
种子·花树	10
傻尼山上的婚礼	25
灯光	36
山河颂	46
刘玉巧	56
耿长锁的老战友	68
依依故乡情	84
战士的情怀	95
帕沙寨的歌声	109

遥远的怀念	122
攀登	134
小兴安岭散记	148
寄自黄金的故乡	161



云 天 忆

峨眉山气象站的同志，寄给我许多照片，还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，问我什么时候再作“云天游”？“云天”两字，写得多么好啊！它一下就把我的思绪带到海拔三千多米的金顶之上去了！

金顶是峨眉山的主峰。云层常常横在山腰，把金顶和它的姐妹峰隔开，金顶就成为浮在茫茫云海上的一个“小岛”。晴天，站在这个“小岛”的摄身崖上，放眼天际，可以遥遥望见西藏大雪山的积雪山峰；可以望见贡嘎山，大、小凉山和远在峨边的平顶瓦山；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

名字的远近山峰。云海，奔涌幻变；云团忽而推拥而来，轻盈上升，脚下的悬崖，似乎都在随着云流浮动。忽而飘向远去，从飘忽的渺如轻纱的云缝中，俯视脚下，可以看见群山连成的波涛，葱翠起伏。时而又可见亮如银带的青衣江、岷江、大渡河……这里有大海，雪浪银花的大海，可是听不见涛声！一种神奇的宁静，使人浮想联翩！这里离天是那样近，如果乘一只小船，从金顶下舟解缆，在云海里漂游，随便登上任何一座山峰，伸手都会摸着碧蓝的天幕！气象站的同志们的岗位就在这里。他们就住在云海之上，高天之下的云天之间。

我拿着照片，久久地看着不愿放下。那座落在草坡上的观测场；冷杉林衬托下的木板小屋；同志们一张张蓬勃的笑脸，是那么亲切熟识，难于忘怀！

照片是五月中旬拍的。按季节来说，已是春末夏初，在春天来迟的北方，也早已花红草绿了。可是，在照片上，人人都披着皮大衣，穿着棉袄；有的头顶上还戴着遮太阳的草帽。完全是金顶特有气候下的一种特有的装束！

记得我们登金顶的那一天，在山半腰时还是

阳光明媚。可以看见路边的竹林幽谷，冷杉树上寄生杜鹃的残花剩蕊，树身上厚厚的青苔，贴着地皮开放的不知名的野花……走着走着，忽然凉气袭来，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雾起云升在哪里，眼前就大雾弥漫。雾一团一团，扑在脸上，荡过身边，用手一摸就是细细的湿漉漉的水珠。路面草棵，都好象洒过毛毛雨一样，一步一滑。我们只好互相拉扯着、扶帮着，在磨光的石板小路上摸索前进。过了接引殿，又上七里坡，经过太子坪，终于听见走在前边的同志喊了一声：“到啦！金顶到啦！”

金顶是什么样子？眼前还是一片混沌迷茫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们只好在路边就近处，找块石头坐下。

忽然一缕亮光透过大雾，恰象一把金光闪闪的剪刀，剪开雾纱，一霎时就看见夕阳天、青草地了。气象站的木板小屋，风向台上的风标，白木栅栏围着的观测场，还有卧云庵招待所的房子……一切一切都历历在目。当时，惊喜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！大概就是这番经历，使我真正理解了“瞬息万变”这个词，是毫不夸张的。

我们安顿好住处，就向气象站走来。

走进气象站的木板小屋，第一眼就看见一炉红彤彤的炭火。几个围着炉火、坐在长板凳上看书和下象棋的同志，忙着站起来招呼我们烤火。这是个双层玻璃的木板屋，屋顶不高，几乎伸手就可以摸着顶棚。一条小小的走廊通向同志们的住室和工作室。看来，这里就是聚会研究工作和围炉取暖的地方。屋外有沿着山坡铺的石头台阶，阶下是厨房。房檐下立着一个高到齐房檐的大木桶，这是用来接房檐水，做饭和饮用的。

站长老徐同志来了，他是一位三十来岁、举止沉稳、谦逊热情的同志。他招呼我们烤火、喝茶。并且客气地说：“这里的水不好，是假开。”因为山高缺氧，水在烧到八十六度到八十八度之间就开了。

站长告诉我，在这个站上工作的同志，绝大多数是年轻同志，最小的二十岁，最大的一位是四十五岁。当站长向我逐个介绍时，同志们都礼貌地站起身来。虽然在我这外来人面前，他们谈起话来还略显拘束，可是能够看出他们是愉快活泼的，充满了蓬勃的朝气。

金顶上的气候，一天的温差是相当悬殊的。有时最高温度出现在冬天的晴天，这一瞬间可以

热得穿背心。可是到夜晚，就又降到零下，被子上、枕头上结着一层薄薄的冰花。由于山高离太阳近，紫外线照射强，晴天的积雪，云海的反光，刺激得眼睛疼痛红肿，以至视力减弱。山上所有吃的粮食、蔬菜、烧的焦炭、办公用品、发电用的柴油，都是从四十华里外的山下供应站，用背架竹筐，一筐一筐背到山顶上来的。冬天，大雪封山下不去了，就吃储备的干菜、泡菜和盐。

谈到怎样克服困难，各人有各人的经验，有的说：“打乒乓球，打篮球，可以锻炼不气喘……”

有的补充说：“主要是决心和坚持！”

有的诙谐地说：“其实我们这儿真不错！跟神仙差不多，天天腾云驾雾……”

大家正谈得热闹，站长看看表，第一个站起来走了。接着几个青年也都看看表，站起来走了。他们拿着记录板向屋外走去。有的开百叶箱看仪表，记录气压、温度、湿度、降水量；有的登上风向台，观测风向、风速；有的同志在空旷的草地上，指天看云，目测云量、云状、云高和水平能见度……随后返回屋子编写资料，发出电报。

这一切做得那么迅敏，只在十来分钟左右就结束了。这样的工作，每隔一个小时进行一次。峨眉山气象站是高山站，观测资料是参加国际交换活动的，所以必须准确无误地跟上国际观测程序，因为这个程序是全世界在同一时间进行的。气象站的同志们轮流值班，日夜不停。没有节假日，没有星期天，即使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样动荡的年月，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工作。

夜晚，我又来到气象站。天黑沉沉的，云雾又把这个小小的板屋埋住了。灯光从窗子里射出来，在光圈映照的地方，云影雾气，闪烁迷离！我忽然觉得我象是向着一个童话世界走来！小屋是暖洋洋的，四野是静悄悄的。同志们在炉火前烘鞋子，烤衣服。这使我不由的想起“门外白云封板屋”的诗句。这诗句是以欣赏者的心情，准确地写下了金顶风光。可是作者却未必知道住在板屋里的人，要天天穿云雾打湿的衣服呵！

应我之邀，板屋里小小的故事会开始了！是以极其随便的方式开始的。在座的同志都是故事员。讲的不是绮丽的日出，不是壮观的云海，也不是登临金顶的人们所向往看到的“峨眉宝光”，而是气象站同志们经历过的真实故事。

……漫天风雪，纷纷扬扬。盖住岩石，填平沟涧。荒草乱林在风中摇摆嘶叫，野鸡乱飞找不着窝，一向怕人的野兽，竟懵头转向地向灯光跑来，贴着气象站的墙壁，久久不挪动一下。风，咆哮着，十级，十一级，十二级……屋子被风掀的直摇晃，突然一声巨响，风向台被风撕开了，配电盘成了碎片随风乱滚，照明线被掀成一段一段，灯灭了！昏天黑地，大风随时都会把一切卷下崖去。可是观测的时间到了，于是人们手拉着手，一步一步向观测场走去……

……忽然，雷雨云又来了，把观测场圈在包围中。雷电象火球一样，在地上滚来滚去。带来一阵阵麻木感，象锤子击在人们的身上。谁也没有迟疑，谁也没有后退！同志们互相提醒地喊着：“不要跑！危险！……要走碎步！”当人们从观测场回到屋里，坐在桌前整理记录资料，只听一声炸雷，又把值班室铁丝挂着的窗帘，打落在桌子上！……初夏时节，上午是个难得的晴天，暖烘烘的。下午，忽然雾气蒙蒙，温度计的水银柱在下降，迅速地下降！天黑了，黑得象要整个塌下来，把大地上的一切都压碎！从天空传来一种响声，越来越近，冷森森的恐怖感压在每个人的

心上。是谁喊了一声：“注意呀！要打大雷！要下冰雹……”

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屋顶上响了起来，象有千万个石头砸着屋顶。人们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了，只好用手势代替讲话：“快！出去抢资料！”

冰雹就是命令，“抢资料”是每个观测员的自觉行动。刚下班躺在被窝里的同志，翻身爬起来，不顾打伤的危险，不管“落雷”的威胁，全体出动。头上顶着洗米、捞饭的竹箩、竹箕，手里拿着照明的电筒，向黑洞洞的屋外跑去。冰雹堆起冰墙，冰雹堵塞了道路，冰雹越积越高，二尺，三尺……人们俯身在冰雹堆里，象寻找珍宝一样，找最大个儿的、寻最小个儿的捧回来，量直径，称重量，用文字记录下来，用电报报告出去。并把这些珍贵的资料，存入气象历史的档案里。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五日。

.....

讲故事的同志又看看表，离开座位，迎着云雾出去观测了。我象跟着同志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激战，从战场上转了回来，又回到这个安静得有如童话一般的小板屋。

是的！就是在一九七八年，国际气象组织在

检查观测的准确性、及时性时，我们中国的时效，获得了第一名。我们的气象工作者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。

我走出气象站时，夜已经深了。偶然回头望望，只能看见那一缕越离越远的灯光。云海看不见了，而我的心潮却象云海的浪涛一样，滚滚翻腾！我要歌颂在这高山之巅，安于艰苦的同志们，这里没有温暖的小家庭，没有灯光明亮的剧场，没有音乐，没有公园……有的是日日夜夜、月月年年与大自然斗争的壮丽事业。和同志们对祖国的热忱相比，难道我不应该写点什么吗？鞭策我自己，也鼓舞我的同伴！……

离开气象站已经很久了，每当我看见飞机航天，船游大海，看见公社社员站在收音机前听风雨冰霜的天气报告，我就不由地回忆起云埋雾封的小板屋来！忆起它在大风的摇撼中、在冰雹雨雪的袭击中、在惊雷闪电的包围中……于是我的思念连同我的敬意，又一起飞到高高的云天之上去了！



种子·花树

在祖国的西南边疆西双版纳，有众多的花树。凤凰树高高的枝头上，花群象朵朵云霞，红得火炽耀眼。扶桑碗口大的花朵，缀在柔软的枝条上，千朵万朵，花枝委地。叶子花树，高过屋顶楼头，分不清什么是叶子，什么是花，红紫相间，开得繁华烂熳！在北方长在盆里，摆在案头的米兰，在西双版纳却是比人还高的米兰树。不论是缅桂还是玉兰，都是高高大大的花树。来自外地的人，谁走近这些花树，都不由地睁大眼睛，深深地呼吸芳香的空气，一种陶然醉意，使得你再也不想往前迈步了！那里有明丽的阳

光，湿润的泥土，似乎随便一颗种子落在地上，都会迅而长成参天的大树。如果种子不是落在泥土里，而是落在其他植物身上，也会伸枝抽叶；高大的油棕树上寄生着冬青。杜鹃花居然骑在杉树的肩膀上，得意洋洋地开放！有的大树枝条垂到地面，只要一接触泥土，枝条又会变成根，回过头来再往上长！……在那里，有时坐汽车走上几百公里，看见的就是高山河流，密林花树，很少看见人烟。绚丽和寂静、荒凉是截然不同的境界，可是在西双版纳给人的印象，是同时并有，却又和谐一致！

每当我忆起西双版纳这种有点神奇又如梦幻似的美来，一个难忘的形象，就象花树一样鲜明，出现在我的记忆中。一个不满十九岁，身材修长，面目清秀的汉族青年，在傣僮山上的村寨里，象一个什么也没有看见过，什么也不懂的孩子那样，看见一个过路的老人，他就指指茶树，问那叫什么？看见一位老大娘，他又指着竹楼问，那是什么？问完了就用汉字谐音记在他的小本上。当青年和娃娃们好奇地围着他转来转去时，他又指着口杯、铅笔、书本，以及床铺、被褥……让这些娃娃和年轻人告诉他，用哈尼话说叫什么？